

韩国钧朋友圈中的海安举人袁銜

◎夏俊山

谈到海安晚清的举人,很多人都会想到韩国钧。咸丰七年(1857年),韩国钧出生于扬州府泰州泰县海安镇。光绪五年(1879年),韩国钧乡试中举。算一下韩国钧中举之前在海安生活的时间,已经整整22年。22年中,他在海安当然有交往,有自己的朋友圈,举人袁銜就在其中。

韩国钧为“发小”袁銜诗文集写“后跋”

韩国钧中举距今已经140多年,那时,他在海安有哪些朋友,叫什么名字,已经很难考证。不过,“纸笔千年会说话”,从文字记载中,笔者得知:袁銜不但是韩国钧在海安的朋友,还有可能是发小,更难得的是,袁銜也是一名举人,中举后也赴外地做过官。

据兴化李详(字审言)《袁淡生传》,比韩国钧小四岁的袁銜(字淡生),1861年出生于海安镇,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袁銜考中举人,列江南乡试第9名。袁銜中举虽然比韩国钧晚9年,但他年纪比韩国钧小,同样是20多岁中举,可谓少年得志,来日方长,大有可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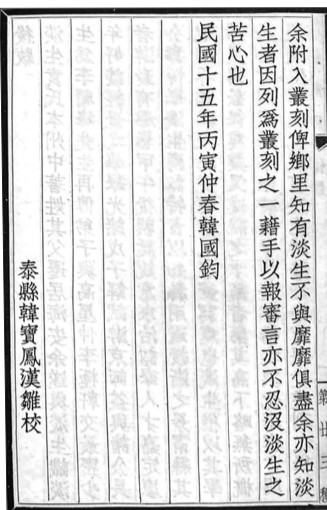
韩国钧中举10年后,即1889年,开始官场生活,曾任河南镇平县知县、祥符等县知县。袁銜也是中举10年后,开始官场生活,且同样任知县。起初,定的是去广东某县赴任,尚未成行,又改为任浙江景宁县知县。因此,袁銜的诗文集名《袁景宁集》。韩国钧不仅把《袁景宁集》编入自己付出很多精力的《海陵丛刻》,还亲自为《袁景宁集》写了“后跋”,原文如下(标点、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)——

后跋

淡生袁氏,本州(指泰州)中著姓,其父迁居海安,余遂与淡生识。淡生为李晴峰先生再传弟子。与高星仲、李极轩交最密。少年好谈经世之学,举光绪戊子,解试(考试结束)游京师,益与诸公长者游,致有声誉。

甲午后,朝廷锐意求治,诏举人才。嘉定廖公寿恒,举淡生应诏,特旨以知县用。选授浙之景宁县,其地南界闽,无城郭,虎昼可入市。盖穷处也。淡生犹以其学导其殍讼,修农业,又进县之才艺者,第其高下,略无所慨于心。会(适逢)以病暴卒。

余时以官中州(中州是河南的古称),甚悼惜之。兴化李审言明经(科考有明经科,此处为称呼),淡生石交(交谊坚固的朋友)也,藏有淡生诗稿,知余有海陵丛刻之举,请余附入丛刻,俾乡里知有淡生,不与靡靡具尽。余亦知淡生者,因列为丛刻之一,藉手(借人之手。藉,借助。)以报审言,亦不忍没淡生之苦心也。



泰縣韓寶鳳漢雜校



李洋

民国十五年丙寅仲春韩国钧

上文告诉我们,韩国钧跟袁銜相熟,跟袁銜的父亲迁居海安有关。而《袁淡生传》告诉我们,袁銜出生地就是海安镇。当年,袁銜的父亲在移驻泰州两淮盐运史乔松年手下为“掾

吏”(办事员),深得乔公器重。后乔松年离官他任,袁銜的父亲为避他人嫉妒,搬到海安镇定居,生下了袁銜。北京人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伙伴为发小,只是韩国钧没用发小一词,

在自己的著作《永忆录》中,韩国钧称袁銜为故人:“《海陵丛刻》中《袁景宁集》,袁君淡生所著也。淡生,余故人,文行俱美,任浙之景宁县,有政声,未久逝世……”

袁銜多首写海安的诗歌动人泪目

1995年,海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《海安古今诗选》,选了袁銜的《访海安古城》:“断垣来访景龙前,野水潺潺落照天。红树青林参画意,苍藓白露起炊烟。称兵刘濩空藏粟,让国杨吴不记年。欲问沧桑问麋鹿,回头海上月初圆。”其实,袁銜的衣胞地在海安镇,他写海安的诗远不止这一首。

袁銜内弟也住在海安,袁銜就写有二首《内弟张香圃舟回家泊海安镇有感》:“沃野平原势亦雄,河流曲折赴如通。空寻废垒谈元季,无复层城障海东。鱼市凄迷寒霭里,盐樯来往夕阳中。回车追咏文山句,倦鸟飞飞傍短篷。”“沿河晚稻已登场,得稔终须谢彼苍。客燕羽毛多去意,流萤村社足秋光。蒹葭在水花全白,螺赢当檐色半黄。蟹簖横斜荒渡外,持螯有客兴偏长。”这两首诗写了海安的河流、旧城墙、

鱼市、运盐船以及秋收时的景象,是我们了解百年前海安的可靠资料。

袁銜还写有《送香圃》二首:“雨中送尔向东行,少妇纤纤弄棹轻。东海有时倾作酒,那须金管玉箫鸣。”“斫雪双螯不数黄,新橙佐酒是奇方。为君代唱新婚别,明月贲(怀抱着,带着)愁人醉乡。”

让笔者泪目的是袁銜应礼部试告别家人的《出门》:两年频北游,迢迢三千里。客子上江船,亲心随海水。恩促戒徒御,仓皇束行李。顿触平生心,泪下不能止。我抱终鲜悲,又无妹与姊。严父背八年,陟岵嗟何恃。贞姑发半白,东海娶儿子。母病妇非健,往往伏床第。犹自压针线,挑灯制履屐。北堂不生萱,蠨蛸上我几。禾垂宜顾本,葛孤难成藟。古人弃天下,欣然如脱屣。舍亲徇微名,今我何为尔?

圣明推慈恩,四海征贡士。少小秉庭训,滥竽说经史。幸逢有道世,贫贱诚可耻。昔闻汉毛义,奉檄搏亲喜。堕地况男儿,桑弧更蓬矢,安能守家室。白首离鸟视,是时间二月。风光渐红紫。再拜别高堂,春晖长日晷。舟车及饮食,谆谆言耳提。不觉儿齿长,尚若婴孩似。回头闻妇语,晨夕督婢婢。君归或久暂,岁时我奉祀。愿母忘憔悴,而恋姬妾美。穷达有定分,得失本齐轨。但教鱼雁断,一句书一纸。

这前五言诗,写了告别的情景、复杂的心情:匆匆收拾行李,热泪止不住流淌。想到父亲去世已8年,自己离开后,家中的老老小小,谁来照料?贞姑头发花白,老妈妻子常生病卧床,不去求功名吧,又与从小接受的“庭训”相悖。只好别老妈,听妻言,希望她一切皆好。相信命运吧,十天就给家里写一封信。

袁銜早逝,无限哀思

韩国钧中举后,接着的考试皆不顺。后来幸运于“大挑”,得以做官。袁銜也一样,赴京考试并不顺,后来幸运于侍郎廖寿恒的举荐,得以做官。官职跟韩国钧一样,都是知县。

韩国钧做官早,在河南。袁銜年龄小一些,做知县也晚一

些。主政景宁县时,袁銜年方38岁。韩国钧在河南,政绩显著。袁銜在景宁,干得也不错。景宁地处浙江、福建交界处,县无城郭,老虎时常白天出入市井。袁銜在景宁任上,注重当地教育事业,并经常深入到百姓家庭慰问安抚,在县令任上刚满一

年,袁銜便突发疾病去世。接到噩耗,母亲、妻子病情加重,先后去世。儿子袁子穆不久也告别了人世。感慨于袁銜的不幸,李详写下长诗《哭袁淡生》,表达了对老友无限哀思!

韩国钧活到了85岁。而如今又有多少海安人知道袁銜?